蜀山劍俠傳/07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七十一回　打擂試登萍 有意藏姦 無心出醜　輕身行白刃 淫人喪命 蕩女揮拳

下一回▶

話說雙方到了廣場，戴家場的人由佟元奇率領，至東蘆棚上入座；呂村的人由白琦陪着法元、姚開江前導，送到西蘆棚上落座。東西兩棚均派得有十名長工招呼茶水。大家表面上都極客氣，絕不似頃刻就要拼個你死我活的樣兒。

當大衆往外走時，那怪叫花首先起立，也不用人招呼，徑自往外就走。此時到了蘆棚上面，已不知他往哪裏去了。白琦安頓好了呂村諸人，迴轉東蘆棚，見怪叫花不在。一眼看見林秋水正和大家介紹適纔領到席上的兩位遠客，纔知那兩人是蘇州太湖金庭山玉柱洞隱居的吳中雙俠姜渭漁、潘繡虎。白琦也隨着上前相見。原來岳、黃、林三人把守谷口，忽見谷外號旗舉處，遠遠有二人如飛而至。近前相見，認出是昔日舊友吳中雙俠，也是到善化去訪羅新，聽楚鳴球說起戴家場之事，並說湘江五俠也在那裏，特地趕來相助一臂之力。彼此寒暄了幾句，又見從迴路上來了一個叫花，一個大漢。黃、林二人俱認得那大漢是陸地金龍魏青，知他是在呂村臥底。那叫花卻不認得。先問魏青到此何事。魏青道：「我妻子在呂村，我恐呂、郭二人見疑，故意隨他們前來赴會，卻叫我妻子偷偷由戴姑娘所說的那條僻徑逃出。適纔魚神洞山峯崩倒時，我正站離峯腳不遠，眼看那峯頭朝我頂上壓下，知道不及逃避，祇好閉目等死。卻被這位窮爺恩人如飛跑來，將我一把夾起，跳出有百十丈遠近，纔保住這條小命。後來向這位窮爺道謝救命之恩，纔知他是戴家場新請來的幫手，知道我是自己人纔肯救我。他又對我說，我妻子走錯了路，

被一個白猿擒去，叫我快去搭救。他說我要去得晚時，那白猿還準備送我一頂綠帽子呢。誰稀罕猴崽子的帽子，倒是救我妻子要緊。」說罷，便要走去。岳、黃、林、姜、潘五人便商量分兩個人陪去相助。那叫花道：「用不着你等，那白猿雖然有點道行，卻與這莽漢有許多淵源，最好他一人前去，你們去了，反而給他誤事。」岳大鵬見叫花出言侮慢，好生不服。林秋水在五俠當中最有見識，聽魏青說叫花救他的那一番話，已知不是常人；再看他那一雙奇怪眼睛，又聽是本村主人請來，越發不敢怠慢。搶先答道：「兄臺既有高見先知，我們不去就是。」魏青本沒有意思請他五人幫忙，聞言急匆匆出谷去了。

那叫花道：「現在人已到齊，裏面還給我們留下一桌好酒席。主人見我腿快，打發我來叫你們前去喫酒。呂村來的這些兔崽子，回頭一個也跑不了。少時我那老賢侄章彰還要來呢。這時不去，看人家把席撤了，沒有你們的座位。」林、黃二人一聽叫花稱他師父硃砂吼章彰是他的老賢侄，自己立刻矮了兩輩，適纔稱他兄臺豈非不對？又想自己師父遠隔臺灣海島，業已多年不曾出山，今日哪會來此？見他瘋瘋癲癲，不知是真是假，祇得強忍悶氣，問道：「前輩既和家師相熟，適纔因和魏兄說話，未及請教前輩名諱，多有冒犯，請前輩見示大名，愚弟兄也好稱呼。」叫花笑道：「原來小章兒是你們師父麼？你要問我名姓，我就叫窮神，別的沒有名字了。班輩稱呼，我向不計較，你們如看得起我，就叫我窮神，或者叫我的別號怪叫花也好。」黃、林二人聞言，將信將疑，祇是怪叫花三字聽去耳熟，怎麼想也想不出他的來歷，估量絕非等閒之輩。還待用言試探，吳中雙俠素來穩當，倒不怎樣，岳大鵬早已不耐，說道：「這位窮爺既說敵人已到，主人候我等人入席，我們就去吧，有甚麼話回頭再說多好。」怪叫花哈哈笑道：「還是他說的話對我心思，我忙了一早晨餓了，趕快喫一頓正好。」岳大鵬想借此看看叫花本領，腳下一使勁，飛一般往前面走去。怪叫花冷笑一聲，在後面高叫道：「你們慢些走，我上了幾歲年紀，迫不上，看在你師父分上，等我一等呀！」說罷，拖着一雙破草鞋在後面直趕。黃、林等五人祇裝不聽見，仍往前面飛跑，不一會兒便聽不見叫花喊聲，知已相隔甚遠，衆人心中又好氣，又好笑。林秋水雖然隨着四人行動，猛想起：「這人既連輕身之術都不會，主人又請他到來作甚？況且魏青是個不會說誑的人，依他說此人本領更在自己之上，何以又這樣不濟呢？莫非是故意做作麼？」且行且想，已到戴家門前。忽見怪叫花從裏面跑了出來道：「你們腿快，卻不敵我路徑熟，會抄近路，還比你們先到一步。」岳大鵬等聞言，知道這條路別無捷徑，他是故意如此說法，不由大喫一驚，俱各改了輕視之念，不好明白賠話，祇得含糊答應。叫花又道：「主人請你五人進去，各自歸座喫喝，不要多說話。我跟在你五人身後，你們千萬不要提起我的來歷，留神將那些兔崽子嚇跑了，沒處去尋他們。」黃、林五人自是唯唯遵命。進去以後，果然照他

所言而行。那叫花竟自坐在首席，大喫大喝。適纔捉蛇，身上惹的那一身腥氣同那一雙髒手，別人倒還不覺怎樣，岳大鵬哪裏吞喫得下，祇是望着林秋水敢怒而不敢言。林秋水滿不在乎，反倒殷勤相勸。怪叫花道：「你這個人倒怪有意思的，也不枉我來此救你們一場。」林秋水雖不明白用意，準知今日這一場惡鬥絕非尋常，此人必甚關緊要。及至席散出場，林秋水便緊跟他身後，幾次用言語試探，都不得要領，一晃眼的工夫，便不見他的蹤跡。這會兒見了白琦，把經過略說了一遍。聽說玉清大師對他如此重視，越覺自己目力不差。祇是時間太迫，沒有工夫問玉清大師，他與師父硃砂吼章彰是何淵源罷了。

白琦與衆人略談了幾句，佟元奇便命他頭一個登臺比武。白琦領命，先從棚前縱到第一個蓮花樁上，提氣凝神，用了個金雞獨立的架勢。這時正是二月初旬天氣，春光明麗，山坡上雜花盛開，桃紅柳綠，和風徐徐。白琦人本生得英俊，又穿了一身白色壯士衣冠，站在那蓮花樁上紋絲不動，拱手向西蘆棚指名請陳長泰答話。態度安閒，英姿颯爽，真是不可一世。西蓆棚上法元見白琦出面，高聲向佟元奇大喝道：「適纔言明先比武藝，而白莊主精通法術，在魚神洞時已然領教了，陳莊主武功雖然高強，怎是敵手？如果先比法術，待貧僧與白莊主一比短長吧。」佟元奇聞言，這纔想起法元因魚神洞破法之事，錯疑白琦也會法術，恐白琦喫虧，不俟法元起身，連忙高聲答道：「禪師且慢！貧道祇知白莊主內外武功俱臻絕頂，卻不知他也精通道法。既然禪師多疑，我着他回來，另換別位上前領教就是。」說罷，便着戴衡玉去替白琦回來。這一種登萍渡水、踏沙飛行之法，原是白、戴、許三人練熟了的。衡玉領命起身，朝着棚下將身一縱，恰好白琦縱回，就在這一上一下之際，二人迎了個對面，祇見他二人將身一偏，俱都擦肩而過。白琦到了臺上時，衡玉也安安穩穩地站在蓮花樁上，使了個魚鷹倦立的架勢，朝西蘆棚道聲：「請！」西蘆棚中陳長泰漫說不會這種輕身功夫，連看也未看見過。羅九適纔見了佟元奇，雖然仗着自己已拜在法元門下，到底有三分畏懼，不敢公然頭一仗就出去。偏偏陳長泰見衡玉叫陣，直拿眼睛朝他使眼色。自己食人之祿，說不過去，祇得起身。往臺前一看，見這三個蓮花樁、一道沙堤和一道刀堤，不是內外功到了絕頂的人休想上去，幸而自己還能對付。當下便對法元道：「弟子去會這廝。」說罷，也將身縱到西蘆棚下一個蓮花樁上。衡玉見來了羅九，不敢怠慢，站在蓮花樁上朝對面拱手，道一聲：「請！」然後將身往沙堤上面縱去。腳尖剛着沙堤，兩手倏地分開，收轉來到腰間往上一端，穩住下沉之力，使用登萍渡水的功夫，疾走如飛，縱到第二個蓮花樁上。羅九雖不會這種草上飛的功夫，到底練過劍術的人，氣功極有根底。他見那其細如雪的黃沙，堆成上尖下削的沙堤，漫說是人，就是飛鳥在上面走過，也不能不留腳印。祇得運動真氣，將身體提住，憑虛在沙上行走，居然到了沙堤盡頭的蓮花樁上。

佟元奇命白、戴二人先見頭陣，無非是因爲白、戴、許三人是主體，滿擬指名要陳長泰出面，不想卻換了羅九。知道衡玉武功雖好，卻不會劍術，絕不是羅九的敵手。但是已經臨場，說不出不算來，祇得暗中留神。羅九不性急放劍便罷，如若情急放劍，再行上去將他結果，正在心中盤算，忽聽玉清大師道：「淩老前輩又在臺前出現，我們今日必勝無疑。」佟元奇聞言朝前看時，臺樁底下倚着適纔所見那個怪叫花，所靠的那一根柱子卻正擋着西蘆棚目光，不禁點頭會意。

這時衡玉已與羅九對面，交代了兩句江湖上的套語，便往刀堤上縱去。羅九覺刀堤比沙堤易走得多，冷笑一聲，也往上便縱。二人俱是行走如飛，一霎時便已走盡。衡玉縱到蓮花樁上，剛要對羅九拱手道「請」，縱到擂臺上去，忽聽咔嚓一聲，羅九站的那根蓮花樁忽然折倒，將羅九跌翻在地。羅九正要逞強行兇，佟元奇、法元各從東西蘆棚雙雙飛到。佟元奇一面招呼衡玉回去，一面大聲說道：「頭一場勝負已分，請禪師另派別人登臺吧。」羅九見佟元奇到來，到底有三分畏懼，不敢多言，祇得滿面羞慚，飛回西蘆棚去了。法元起先見羅九忽然跌下蓮花樁來，非常詫異。見佟元奇飛出，急忙也跟着前來。一聽佟元奇發言，先不還言，急忙拾起地下折斷的蓮花樁，又把衡玉上的那一根蓮花樁拾起，細細比看。祇見這兩根蓮花樁都是虛飄飄地插在土內，東西一般無二，分明羅九用力稍猛，將它折斷。再檢看兩面刀堤時，也是一般輕重深淺插在浮土之內。祇不過羅九走過的依然完好如新；衡玉走過的刀鋒盡卷，着土半截，卻一絲不歪斜。這種輕身功夫中所暗藏的勁功，真也少有。即使蓮花樁不倒，羅九已輸了一關。不過羅九既然暗馭劍氣，提着身子在上行走，何以會將蓮花樁折斷？明明中了旁人暗算。但是自己既查看不出一些形迹，倒不如認輸，另派能手登場顯得光明。便對佟元奇道：「羅九一時不留神，有此失着。待貧僧另叫別人登臺領教吧。」

佟元奇道：「今日之事，原說各按自己功行能力交手。適纔貧道因見白莊主是主體，故此命他出場。禪師疑他精通法術，貧道纔命戴莊主出來。原指明與陳莊主領教，想教雙方主體人物先見一勝負，再由雙方所請嘉客登場，誰知禪師卻叫羅九上來。此人本是貧道逐出門外的孽徒，頗知劍術。貧道也知戴莊主不是敵手，祇是既已登場，遇強便退，有失江湖體面。祇要羅九不倚劍術欺人，一任他強存弱亡。不料羅九昔年在貧道門下以爲學習劍術便可無敵，對於武功不屑力求深造。到了沙堤，便用馭氣飛行之法，不敢將腳一沾沙面，已經有些暗中取巧。後來上了刀堤，仍用前法，卻不知這登萍渡水與行刀折刃的軟硬功夫。行沙是要腳不揚塵，不留痕跡；行刀卻要身不動，所行之處刀鋒全折，纔算合格。刀不折刃，已然輸了一着；末後又不留神，將蓮花樁折斷。如非貧道知機趕

來，他便要恃強暗用飛劍，豈非無恥之尤！禪師認輸，足見高明。不過首場既先比武功，此番登場人務請量纔派遣，免犯江湖上規矩。」說罷，不俟法元答言，將手一拱，飛身回棚去了。

法元受了一頓奚落，不由切齒痛恨。心想：「你們休要得理不讓人，少時便叫你知我們的厲害！」迴轉蘆棚，先喚過羅九來問怎麼跌下來的。羅九道：「弟子一上去，便用馭劍輕身之法，始終沒有沾着堤面。到了刀堤盡處，剛往蓮花樁上一縱，原是一個虛式，還未上臺，好似被一人拉住弟子雙腳一扯，便跌下來了。」法元也知羅九雖不會渡水登萍的功夫，但是無論如何也不會從樁上跌了下來。猜定敵人暗中使壞，存心要他當衆丟醜。便問羅九跌時可曾看見甚麼形迹，羅九回答無有。法元知不能拿揣度的話向人家理論，祇好恨在心裏。

這回該西蘆棚派人登場，法元便問何人先往。當下便有柳燕娘的兄弟粉牡丹穿雲燕子柳雄飛起立應聲：「弟子願往。」法元知他所練輕功已臻絕頂，因爲鑒於羅九受了暗算，再三囑咐柳雄飛注意。同時自己運用眼睛覷定兩堤，準備看出一些動靜，再與敵人理論。這時臺前蓮花樁已被白琦命人換好新的。佟元奇見法元派柳雄飛出場，便對衆人道：「來者是西川路上有名淫賊，何人願去會他？」湘江五俠中的黃人瑜應聲願往。黃、柳二人各由東西蘆棚走完沙堤，到了蓮花樁上。柳雄飛問起對方姓名，知是湘江五俠之一，不敢怠慢，將手一拱，步上刀堤，走到盡頭蓮花樁上，分外留神，且喜不曾出了差錯。雙雙縱上臺去，各人取出兵器，擺開門戶交起手來。黃人瑜使的是一根九截量天尺，柳雄飛使的是鏈子抓。纔一交手，黃人瑜一擺量天尺，朝柳雄飛額前點去。柳雄飛見黃人瑜使的是短兵刃，自己鏈子抓長，覺着有些便宜可佔。見黃人瑜量天尺點到，將腳一點，明着往後倒退，暗中卻同時將左手鏈子抓發出。黃人瑜見鏈子抓當頭抓來，不慌不忙，將量天尺對準抓頭輕輕一點。剛將抓點盪開去，柳雄飛的右手抓又發將出來。黃人瑜見柳雄飛把這一對鏈子抓使得筆管一般直，如狂風驟雨一般打來，暗想：「這廝本領着實不弱，可惜太不務正，且叫他死在我的量天尺下。」湘江五俠的武藝，練的是太極乙字功夫，使的是短兵器，專講以靜制動，敵人使的兵刃越長越喫虧。柳雄飛起初還不覺察，後來見自己雙抓發將出去，黃人瑜若無其事一般，單掌護胸，右手橫拿着又短又小的量天尺，不管那雙抓使甚麼巧妙解數打去，他隻身子不動，將量天尺兩頭點去，便即盪開。有時使力稍爲大一點，柳雄飛便覺虎口震得生疼。知道遇見勁敵，越加小心在意。打了有好一會兒，見敵人祇將雙目註定自己，並不轉動，靜等抓來便即點開，神態自然，毫不費勁使力。心想：「這樣打到甚麼時候纔完？明明敵人想將自己力量使盡，再行發招。」眼看有輸無贏，一着急，不由打出一條主意：故意裝出氣衰力竭，招數散漫，想誘黃

人瑜進招。人瑜久經大敵，豈有看不出的道理。心想：「我想讓你多活些時，你倒想在我面前賣弄。不如早些打發你回去，好再收拾別的餘黨。」想到這裏，恰好柳雄飛左手抓一舉，賣了個虛招，右手抓往下三路掃來；同時左手抓由虛變實，使了個枯樹盤根的解數打到。黃人瑜喊一聲：「來得好！」倏地往後退了一步半，敵人雙抓同時落空，提起量天尺，橫着往兩抓頭上分頭點去，手法敏捷，疾若閃電一般。柳雄飛見雙抓落空，知道不好，剛想掣動抓杆，收回前勁，另換招數，已來不及。祇聽噹噹兩聲，被黃人瑜尺頭分別點個正着。立時覺得虎口震開，險些把握不住，暗喊：「不好！」急中生智，忙起身一縱，倒退出去有兩丈遠近。正要使回頭望月敗中取勝的絕招，不知怎的，腰腿上被黃人瑜點了一下，立刻丟抓跌倒在地。再看黃人瑜正站在前面，仍是若無其事一般。那臺上預備的長工早擁上前來，將柳雄飛搭往西蘆棚去了。要說柳雄飛的輕身功夫確已臻絕頂，適纔縱退時身手非常敏捷，竟一點聲響也不曾聽見。但終究被黃人瑜追來點倒，湘江五俠本領於此可見。祇氣得西蘆棚上人個個咬牙痛恨。再看黃人瑜，早已下臺，迴轉東蘆棚去了。等到長工將柳雄飛搭上臺來一看，先還以爲有救，及至細看柳雄飛的傷處，已被黃人瑜在死穴上下了內功重手，七日之內準死無疑。

柳燕娘猛將銀牙一錯，也不向法元請命，由西蘆棚一飛身，便到擂臺之上，指名要適纔仇人答話。正在張狂，耳中忽聽一聲嬌叱道：「賊淫婢休要不守信義，任意猖狂！何玫來了！」言還未了，東蘆棚方面縱上個黑衣女子。柳燕娘明知對面有好些剋星，祇因報仇心切，忘了危險。及至登臺說了一番狂話，纔想起對面敵人有吳文琪、周輕雲等在內，好生躊躇，但是話已發出，說不出不算來。言還未了，便聽一個女子答言，不由嚇了一跳。及至見面，來的女子並非吳、周二人，略放寬心。暗想：「對面能人甚多，除非法元、姚開江能夠取勝，餘人未必敵得住。莫如將此女打發回去，自己撈一個面子，就回轉西蘆棚，日後再尋湘江五俠報仇。」主意已定，反不着急，問道：「來人休得出口傷人。你可知俺九尾天狐柳燕娘的厲害？」何玫冷笑道：「我早知你這賤婢淫賊十惡不赦，特來取你的狗命！」說罷，兩手一分，使了個玉女拳中獨掌擎天的架勢，擺開門戶，道一聲：「請！」隨着右掌往柳燕娘臉上一晃，縱身起左掌，力劈華嶽，當頭打到。柳燕娘見何玫步法輕捷，掌法精奇，更不怠慢，先使了個門戶。見何玫掌到，忙用托樑抽柱的招數，單掌往上一架，隨着黑虎掏心，當胸一掌打去。何玫喊一聲：「來得好！」左掌倏地往左一翻，反從下面穿進內圈，往燕娘脈門斫去。同時右掌朝下一翻，撥開燕娘的拳，順勢也往燕娘腕上斫去，將燕娘雙手同時隔散，破了招數，門戶大開。更不容燕娘還手，往前一進步，就兩手一分之際，一個仙鶴舒爪，側轉身一偏腿，往燕娘胸前蹴去。燕娘萬沒料到何玫掌法如此變化無窮，幸而退身得快，被何玫的腳在腰眼上掃着一點，已覺疼痛非常，暗罵狠心賤婢，知道難以抵敵，也將多年未用的八卦仙人掌使將出

來，與何玫打在一起，同揮皓腕，上下翻飛。恰好二人都是一樣主意：誰都喫過比劍的虧，不知敵人虛實，誰也不肯放出劍來。不到數十個回合，柳燕娘也不知經了多少險，喫了多少虧，情知非敗不可。先見何玫身上不帶兵刃，越猜想她必有來歷，未敢造次。後來被何玫逼緊，祇得咬牙將心一狠，打着打着，倏地飛縱出去，將手往身旁一拍，將飛劍放將出來。何玫早已防備，也將身一搖，放起飛劍。各人運用精神，任那兩道劍光絞作一團。燕娘見敵人飛劍不弱，越自驚心。

正在危急之際，西蘆棚上急壞了三眼紅蜺薛蟒。原來他在慈雲寺之役被朱文刺瞎了一隻真眼，祇剩了當中一隻假眼，與右眼相配一對，好不傷心痛恨，便想回黃山去見師父許飛娘哭訴，請她代自己報仇。半路上遇見柳燕娘，兩人勾搭成了臨時夫婦，非常恩愛。這時見燕娘危急，不問青紅皁白，腦後一拍，便有一道青光飛起。東蘆棚上黃玄極見了，也將飛劍放出迎敵。一會兒工夫，便亂了章法。先是西蘆棚上孔靈子、曹飛、郁次谷、呂憲明、郭雲璞、毛太六人飛身上前，放出劍光。東蘆棚上周輕雲、吳文琪、崔綺三位女俠，同鐵蓑道人、湘江五俠中的虞舜農，分頭飛劍迎住。佟元奇見敵人不照預先約定，亂殺起來，忙叫白琦同淩操翁婿、戴衡玉、岳大鵬、黃人瑜、黃人龍、許超、張琪兄妹、淩雲鳳、戴湘英，從棚後下去，將廣場圈住。因爲佟元奇與玉清大師要用全神看住法元與那山人姚開江，怕對面那一干羣賊趁兩下比劍忙亂之際，擾害戴家眷屬同村民。知道湘江五俠中的木雞與林秋水俱會劍術，便命他二人駕劍光分頭接應白琦等，以防遇見對面羣賊中有會劍術的不好應付。白琦等剛繞至廣場正面分散開來，果然西蘆棚上羣盜紛紛躥了下來，俱都奔往戴家門前一路衝殺過來。同時法元也放出飛劍，姚開江也放出煉就的飛刀，數十道紅絲與三道綠光朝東蘆棚飛去。佟元奇、玉清大師不敢怠慢，當下分頭飛起劍光迎住。這一場大戰好不熱鬧，滿空中俱是飛劍光華，五色繽紛，金光閃耀。

羅九見佟元奇在場，本不敢上前。忽見佟元奇敵住法元，不得分神，便同花花道人姚素修也將劍光飛起，想撿對面劍術低的人便宜。這時雙方差不多勢均力敵，除何玫在擂臺上敵住柳燕娘外，黃玄極敵住三眼紅蜺薛蟒，周輕雲敵住孔靈子，吳文琪敵住曹飛，崔綺敵住郁次谷，虞舜農敵住呂憲明，鐵蓑道人雙戰郭雲璞與毛太。羅九見崔綺迎敵郁次谷，看去好似喫力，悄悄告訴姚素修，想趁一個冷不防放劍出去，先助郁次谷除了崔綺再說。這時崔綺正敵郁次谷不下，忽見敵人陣上又有兩道黃光朝自己飛來，大喫一驚。神一散，郁次谷的劍光愈加得勢，同時羅九、姚素修的劍光也一起朝崔綺飛到。玉清大師迎敵山人姚開江，忽見崔綺受了敵人夾攻，危險萬狀，正要設法分劍光去救。忽然法元身後倏地閃出適纔那個怪叫花，一現身就打了法元一個大嘴巴，罵道：「大家講好一個對一個，不許兩打一，你偏要叫你手下毛賊欺負女娃娃。」打罷，兩腳一縱，竟比劍

還快，追上羅九與姚素修的劍光，祇用手一抓，便抓在手中，一陣揉搓，立刻化成流星四散。又一縱，縱到劍光叢中，先將郭雲璞的劍光抓住，說道：「不許兩打一，你偏要兩打一。」見郭雲璞的劍光在手中不住閃動，又說道：「這口劍倒還不錯，可惜有點邪氣。」說罷，將郭雲璞的飛劍往西北角上一擲，說道：「老乞婆，你留着送人吧。」他這一下不要緊，西蘆棚上衆人見這破爛叫花不着地飛行於劍光叢中，如入無人之境，祇憑兩手一抓，便收去了三口飛劍，祇嚇得膽落魂飛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幸而那叫花收了三口飛劍便即住手，落下地來，高聲說道：「我也不趕盡殺絕，祇不許你們兩打一！」說罷，一閃身形，便已不見。漫說法元見了心驚，就連玉清大師與佟元奇知他根底的人，也覺得此公本領畢竟不凡。聽他口喊老乞婆接劍，暗想：「莫非他的老伴也來參加，敵人方面更不用想佔勝着了。」自是越加安心迎敵。不提。